

4月下旬在高邑开诗会,正逢农历谷雨节,自然想起两句古诗:“谷雨一候牡丹开,信风有致蝶约来。”会后相约去柏乡看汉牡丹,出县城东南行,几公里就进入柏乡县界。这里曾是东汉的郾京,公元25年刘秀登基的地方。停车问一老农,柏乡何在?老农热情指路,就在前面的北郝村。不禁又想起“刀砍石人问柏乡”的传说。当年刘秀为王莽追杀,夜色昏黑迷失方向,看见前面一个人影,上前问道:“柏乡在什么方向?”连问三声竟不回答,刘秀怒不可遏,挥刀砍去,只听当啷一声,原来是一个石人。

冀南平原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苗簇拥着一个红砖村落,这就是北郝村。汉牡丹苑在村西北角,白墙灰瓦,院门向西。进门一座小亭,6根红柱,飞檐凌空,中间石碑上刻有“汉代牡丹”6个大字。一股沁人素馨,引我们来到东边一座花池。池中7株牡丹,5株芍药,都是汉代植物。灰色枝干状如虬龙,绿叶间的花朵红白相间,红者如鹤顶

60多年前,我五六岁。作为农村的儿童,闲暇的游乐场地也无非是田野。时值春末夏初的一天,我玩得累了,也可能由于在空旷的田野上觉得寂寞,见到一辆马车停在路旁,车夫还唱着小曲儿,我便走了过去。车夫将马从车辕中卸了下来,解了缰,任凭马在路边自由地啃吃青草。我也闲坐下来,观着吃草的马。这时,我见到草丛中有一棵半尺高的白杨嫩苗。

这株小小的、矮矮的白杨嫩苗,可能是由白杨的种子散落在这里萌发出来的。高大的白杨树也有花穗,花也结果,种子也会生芽,只不过发芽率太低太低了。

这且不说,反正在草丛中我发现了这株白杨小苗,它旁边的那丛草又特别青翠,马几番将它的嘴伸向这一丛草,包括白杨嫩苗,我几番拍了马的头,示意它去吃别处的草,不要吃掉那株白杨的嫩苗。幸好车夫停在地上打盹,没有发现我对马的驱赶。马也许真的明白了我的意思,移身到别处去吃草了。为了保护这棵树苗,我又特意将树苗四周的青草拔掉了一些,意在使这株小小白杨生长得快些。

爱往住是无意的,是举手之劳的事,甚而是出于玩笑,但就在这一瞬间就有可能决定一个生命的存亡。我没想到这些,甚至连我的行为本身也未必出于有意识的爱。那时我只是个无知的儿童,假如我有了知识、懂了道理,就会懂得生命有时是很脆弱的,需要保护。例如:一个不知从哪里飞来并落在这里的种子发了芽,长成一株稚嫩的树苗,任何一个偶然的^{毛志成}机会都可能使其丧命。马啃了,牛踩了,虫吃了,都可能使这株白杨永远消逝。这样的想法当时我没有,因为我是儿童。

话说回来,随着时间,白杨小苗一年一年地长高。十年后我到城市上了中学、大学,每年暑假、寒假回乡时都要看望它,它果真渐渐长成了一丈高、两丈高的青年树了。一经想到它曾是当年我从马嘴中“夺”来的,我的心里总有一种别人没有的特殊情感。我没希望它感恩,因为我

我对它的爱也使我本身享受到了特殊的愉快感、幸福感,这也是任何人都^{毛志成}不具备的。我离乡,一别就是40年!当我退休回乡探看故里的风情时,岂能忘记那株白杨!再见到它时,它已是真正的高大乔木了。身高达得上我身高的多倍,粗壮得也有巨人之感。我已经老了,但它仍有青春风采。我大半生的漂泊和闯荡,艰辛和快乐,得意和落魄,激动的泪和滴出的血,它都记在心里,而且评议得很公正。因此,它也是我的恩人。若是失去了它,好像我的心灵世界也会荒凉起来。

但是在前几日我回乡时,见到的是另一番景象:白杨失踪了。一株白杨失掉了,虽然大地上的白杨很多很多,但“这一个”却永远地消亡了,而且无法还原和复生。为这样的事而悲伤,很可能是文人的自作多情或杞人忧天,但我还是捺不住胡思乱想。天上地下,万千物种,我们失去的和消灭的“这一个”太多太多了!有不少的事物,至多只

年代的^{毛志成}记忆,让岁月在风中流逝。我一直很喜欢水车,因为它^{毛志成}的原始也因为它^{毛志成}的智慧。水车总是与水相伴,与人的生活相依,让人看到人与自然间简洁和永恒的关系,看到生活的自然和自然的生活。每当我在荒野之中看到一架水车,就会有种在沙漠里发现绿洲的冲动,它会让我顺着流水的方向,想象着不远处生活着怎样的人家。

在故事中,我看到桥的一端有一座简易的磨房,磨房里支着一架水车,那是住在半山的村民用来脱谷碾米的工具。在收获的季节,村民们把一年的收成背下山,在那儿碾成米,那是他们一年的口粮。他常常在太阳落坡时挑着谷子下山,知青点的人等着碾好的谷子下锅。谷子在水车笨重的转动中,变成人吃的米和牲畜吃的糠,蜕变在瞬间完成,而不知未来没有爱情的青春年华,也在水车的吱呀声中碾得粉碎。知青生活,似水流连。这是我第一次在水车的吱呀声中听到了它沉重的呻吟。

故事的主人公有两年半的时间生活在这桥连接的高山的半腰上。这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是

柏乡“汉牡丹”

尧山壁

丹霞,白者如霜魂无影。重重花瓣如精雕细刻,玲珑剔透,质感厚腴,如脂粉凝成,仿佛看见了端庄艳丽的王昭君,雍容华贵的杨贵妃,还有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他的艺名就叫白牡丹。

牡丹是我国久负盛名的观赏之花,有着倾国倾城的娇媚。一向是诗人赞颂的对象。李白称之为“名花”,刘禹锡誉之为“国色”,欧阳修赞为“真花”,李格非奉为“花王”。我曾在陕北看到过王维笔下“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的红牡丹,在关中看到过韦应诗中“闺中莫妒新妆好,陌上须慙傅粉郎”的白牡丹,在洛邑,看到过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富贵花”,在菏泽看到过“更看散作人

间瑞,万里黄云麦两歧”的大片花田(金人党怀英《应制粉红双头牡丹》)。但是论资历品质,都不能与柏乡汉牡丹同日而语,这里的牡丹,才真是王中之王。

柏乡牡丹年代久远,至少生于汉代,早于洛阳唐牡丹500年,早于菏泽明牡丹1400年。而且别处的牡丹皆为草本,一岁一枯荣。而柏乡的牡丹是木本,生长缓慢,一年只长一寸,因而叫“寸牡丹”。每长到20年左右,老枝慢慢枯死,新芽渐渐长高。据柏乡旧志记载:“牡丹生北郝村弥陀寺内,高可七八尺,枝粗如椽,旁有芍药相伴。谷雨前后,牡丹盛开,同株异花,花大如盘,红白相间,溢香满院,素有灵气,邑人以‘神牡丹’称之。”



这眼前的神花苑,就是弥陀寺旧址。历代僧人喜植牡丹,代代相传,寺称牡丹寺,僧称牡丹僧,比那善于舞枪弄棒的少林寺多了几分文雅。当年刘秀被王莽赶得走投无路,进入弥陀寺,破壁残垣,无处藏身。情急之下钻入牡丹丛中,才保全了性命。刘秀当了皇帝,故地重游,写了一首诗:“小王避乱过荒庄,井庙俱无甚凄凉,唯有牡丹花数株,忠心不改向君王。”汉牡丹的名字因此而得,当年路过的石人如今也移至院内。

汉牡丹的“灵气”,突出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柏乡驻屯



春到人间鱼先知

王祚华 摄

我向炊烟描摹我的心事 我喜欢一个外乡人 一个戴着用诗做的眼镜 一个把乡村认做情人 一个把土地定做爱人 一个把天空视为红颜的人 一个把海水染绿的人 一个用红柳腌制生活的 外乡男人	
我双目盛满爱恋 跟炊烟说外乡人的悄悄话	
深处爱我	
我喜欢的外乡男人 鹅黄一样的颜色 在我鹅黄一般的情愫里 沉淀着我	
当鹅黄的季节变得不再鹅黄 炊烟擦去时光的泪滴和我离别 去找鹅黄的影子 我只好把鹅黄的心事 锁进我的心海	

鹅黄的心事

李 萍

能叫“这一类”“这一种”或“这一群”“这一伙”,而“这一个”呢?我们往往用不可取代的事物取代了。

我对这株白杨的感情,无疑有自私意味。故而即使我没有任何权利对一株树进行评议,默默地写一篇简短的祭文,也应当是允许的,在我来说也是必须的。为了什么?为了珍存我必须珍存的记忆。



一个夜间没有光亮的村庄,如我这样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它的寂寥。在讲述中,我听到一个牧羊人的故事,一个孤独的牧羊人的故事。

这位牧羊人为了不影响挣工分又赢得比下田更多的学习时间,他向生产队主动申请去放羊,远离本来就

孤独必须首先要选择承受孤独。他主动选择了孤独,最终为自己选择了自由。那篮球架下的两个半大的孩子身上的着装很灰很土。我突然想,那是他曾经的村庄?那山坡是他放羊的地方?那山下的风雨桥呢?

我在写这篇文章前,为了寻找这座桥的故事,我在电脑里输入“云南临沧”4个字,我看到的第一条信息是:云南临沧村里小学篮球场。打开是一幅极其简易的篮球场的照片。两根很不直的、仅碗口大的树杆上,钉上几块小木板制成的篮球架立在一山坡的黄土上。天很蓝很高,更显得那篮球架下的两个半大的孩子身上的着装很灰很土。我突然想,那是他曾经的村庄?那山坡是他放羊的地方?那山下的风雨桥呢?

其实这座桥叫什么名字对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座没有名字的桥的故事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因为它与一个时代相连,与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相连。



风雨桥的记忆

范承玲

有种在沙漠里发现绿洲的冲动,它会让我顺着流水的方向,想象着不远处生活着怎样的人家。

在故事中,我看到桥的一端有一座简易的磨房,磨房里支着一架水车,那是住在半山的村民用来脱谷碾米的工具。在收获的季节,村民们把一年的收成背下山,在那儿碾成米,那是他们一年的口粮。他常常在太阳落坡时挑着谷子下山,知青点的人等着碾好的谷子下锅。谷子在水车笨重的转动中,变成人吃的米和牲畜吃的糠,蜕变在瞬间完成,而不知未来没有爱情的青春年华,也在水车的吱呀声中碾得粉碎。知青生活,似水流连。这是我第一次在水车的吱呀声中听到了它沉重的呻吟。

故事的主人公有两年半的时间生活在这桥连接的高山的半腰上。这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是

不多的人群,与羊群为伍。他早上迎着太阳赶着羊群上山,太阳快落坡后羊群会向何方前行,他提前跑到羊必到的着装很灰很土。我突然想,那是他曾经的村庄?那山坡是他放羊的地方?那山下的风雨桥呢?

也许,为了彻底摆脱

军头目高九中雄,对汉牡丹早有耳闻,想占为己有。第一次派人挖出一株,移栽在住所,不等天黑枝枯叶落。二次挖时,带有磨盘大土包,用四轮大车拉到县城,3天后依然枯死。汉牡丹遭此劫难,曾经数年不发,有人作诗:“任你想尽千般计,无奈国花气节高,神州佳卉原有主,不向仇敌弄风骚。”抗日战争胜利后,汉牡丹根枝复生,名花又开。因而人们称赞柏乡牡丹有民族气节,是爱国神花。

在汉牡丹周围,如今开辟了一座占地120多亩的大牡丹园,引植九大色系300多种名贵牡丹、芍药品种,不仅有姚黄、魏紫、赵粉、二乔等传统名品,还有夜光杯、玛坦、无处藏身。情急之下钻入牡丹丛中,才保全了性命。刘秀当了皇帝,故地重游,写了一首诗:“小王避乱过荒庄,井庙俱无甚凄凉,唯有牡丹花数株,忠心不改向君王。”汉牡丹的名字因此而得,当年路过的石人如今也移至院内。

花香一瓣

看电影导演贾樟柯的书《贾想1996—2008》,在中间一页看到了这句话:没有了青春的人爱眯个午觉。当时正值中午,我靠在椅子上翻书,上眼皮开始与下眼皮打架,字像水中月,影影绰绰,眼下就要扔下书本进入午睡的梦乡时,我看到了这句话,这句话仿佛伸过来的一只拳

头击中了我的头部,浑身一激灵,我再也睡不着。

这句柔软的话一瞬间变成了尖硬的刀子,它闪着寒光告诉我,你是个青春已逝的人了。当然青春已逝也没什么,谁不会老去呢?我每天去单位里像和尚一样撞撞钟,喝一杯水,翻一张报,看几篇稿,就过得且过了。回到家我躲进书斋里读一本又一本死人或活人、洋人或国人的书,读到鲁迅,鲁迅先生说,倘只读书,便变成书橱。于是我开始写写画画,挑灯夜战,文字如蚂蚁般爬满一页又一页,我以为这就是我的价值。我把那些叫文章的东西拿给别人看,别人说看不懂,太阳春白雪了。下里巴人不是我想,我在心里嘀咕,我依然坚持我所谓的价值。时间过去七八年,等碰到贾樟柯的这句话我才有^{石华鹏}些被刺痛,我回过头来打量我的文字,我似乎悟到了些眉目,那些行尸走肉的文字全都因我行尸走肉的生活——那些失去了青春的激情、悸动、痛楚的死水一般的生活。

人可以失去青春,但生活不能。

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镇公路边,一个北方小痞子,一身松垮旧西装,粗黑框眼镜,歪着头,面面无表情地张望,点燃一支烟后上了一辆客运班车。售票员要他买票,他说,我是警察。售票员走了,他的手在宽大西装的掩护下伸向邻座腰包。这是贾樟柯电影《小武》的开头。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小混账的故事开始了,没有刻意讲究的画面,没有紧张的故事,只有喧闹的市声和一个青年无所事事的游荡、不安和沉默。

贾樟柯是庸常的中国电影的一个“异类”,他的《小武》和《站台》是真正将个人视角和个人表达带入电影的作品,他仿佛受到了上苍的眷顾,在革命叙事与宏大主题的中国电影的夹缝中获得了生存的可能。这朵鲜花先在墙外香起来,“纪录片风格的虚构”和“对中国社会无名小人物的关注”让老外领略了中国导演的才华和思考,让他们眼睛一亮。电影同小说一样,一旦被

戴上“实验”和“先锋”的帽子,则意味着可能被市场无情的抛弃,贾樟柯是幸运的,他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拍着所谓的“实验”“先锋”电影,他为中国电影贡献新的审美样式的同时,也培养和拥有了自己的观众。

其实真正让贾樟柯与众不同^{石华鹏}的是,他用电影里的人物来完成自己的思考——人

不应该遗忘自己的来路,他将自身成长和空间变迁中的怀疑、不安、漂浮等生命体验渗透于电影的细节之中。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种冒险,因为要打破“个体经验”与“类经验”之间的壁垒是一切艺术都在小心翼翼的努力。海明威说,优秀的可以流传的作品出自一个人的想象力以及他对任何一个人的痛苦的感受与理解,而不是回忆个人悲痛的结果。庆幸的是,贾樟柯的个体表达上升到了“类”的层面,很多人从他的电影里都能看到自己。他个人化的电影能与别人沟通,或许源于他一直让自己的生活保持在“青春^{石华鹏}期”。他是个有意识的生活者,他会一个人背上背包回到家乡汾阳一个很小的村庄看望他在村上

窑洞里爬进爬出的表弟;他会闯入一个陌生地的一间无人房间发现主人桌上布满尘土的物品的秘密;他会一个人在冰冷的夜去大同找寻那些冷清而破败的电影院;他会离开人潮汹涌的城市独自去残雪披挂的五台山看缓慢的季节变化……他的书总在告诉我,他一直在外面走,有时很无聊,有时很忙碌,所以他不看得到什么,听到什么,只要脑子在不^{石华鹏}停奔跑就行。总之,要走出去,将生活的“青春”找回来。

我觉得,我也应该到外面走走,走马观花也好,游东逛西也好,不在乎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只要脑子在不^{石华鹏}停奔跑就行。总之,要走出去,将生活的“青春”找回来。

文化 随笔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作家采风专稿之四

核桃园里的石头院

梁东方

利用自然地势形成了两层四合院的奇妙结构;两层院落都是完整的四合院格局,安全封闭,稳定完整。几百年过去了,依然和刚刚盖好时一样坚固,连院子外的厕所都是同一种建筑方式,一丝不苟,绝无半点偷工减料。看得出主人建房的态度是有完美主义倾向的。这在一向俭省的乡间是很罕见的,别人盖房除了正房正院之外,其余的地方能省都省,这反而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常态。这古老而完美的院落院门上还写着:民俗博物馆。据说,以前还做过敬老院。现在各个屋子里陈列着从村子里征集来的各种生活和生产工具,这些工具往往有强烈的地域特点,如果不是有说明和讲解的话,外人只看实物是很难明白的。

在院门口和一个显然也是老宅子的主人谈了起来,他和这院子吴的主人原来都是一家。他们都姓吴,这院子盖房的那一代是做皮货生意发的家,叫吴广置。这名字有某种宿命的意味,他自己“光置”了,并没有来得及享受他自己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房子,刚盖好他就死了。说话人自己家的院子要比这院子差很多,但是据他说比吴广置的要早。一进门,在一棵非常粗大的葡萄树下面,立着一个石碑,擦了又擦,也只抄下面这句话子来:“创业难来创业难,创成家业如登山,五更起半夜眠,冲风冒雪为一家园,买房产置庄田,惟念儿孙后来难,到老不肯闲……”这是核桃园人在建房这个一辈子的大事上

的人生态度的写照,也是中国农民传统的置家观念的缩影。

在核桃园的石头路上走着,走出一个石头院,又走进另一个石头院,院院相似,院院不同。在一个苹果花含苞的院子里,不大的院子里那种安详平稳的气氛十分迷人,一下就对比出了我们所居住着的城市的喧嚣。这家只有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小伙子,他很羞涩地从屋子里走出来迎接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我们上了房顶,流连忘返地张望俯瞰着周围的家家户户。核桃园在让人感叹古老的过去给今人留下的无数令人思索的痕迹的同时,也让人对万物一向并不大引人注目的井陘也有了认识上的改变。从古而今,井陘这个山高沟多的地方,其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都没有改变过。正是这一点成全了这里的人民的发展之路。站在核桃园村的南坡上,向北看,最高处是高速公路,下面是307国道,最下面的沟里是古驿道,而石太铁路上的火车的隆隆之声也不时地响起,刚刚修好的高速铁路石太客运专线,正在等待着开行之前的最后时刻的来临。昨天与今天,古老与现代,历史与未来都在这个时空里集中着,一部纵贯古今的道路史以实物的形式立体地呈现在眼前。古道边上的历史感从来都是天然的,并行的现代道路则是现在时的人类生活本身,核桃园这样的位置正是发怀古之思与享地理之美的绝好之地。